

王伯敏：以史留名

■ 本报记者 冯智军

一个人的一生,62种著作、1600万字,70年日课不休,这就是王伯敏。世人称之为当代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权威学者、诗人、画家时,王伯敏却说:“我只是个美术研究者。绘画是读书余事,只有有空了才画画,我一生的成就就不大。”

也许在他心目中,唯一能够自豪的,就是向来不浪费时间,“余立日课,已有70个春秋,以读书、行路为日课,诗书画为读书余事,煮茶、造石、夜坐为副课也。”在他的一生中,“学做人,修作业,日日进行,寒暑不间断”。

西洋画系的国画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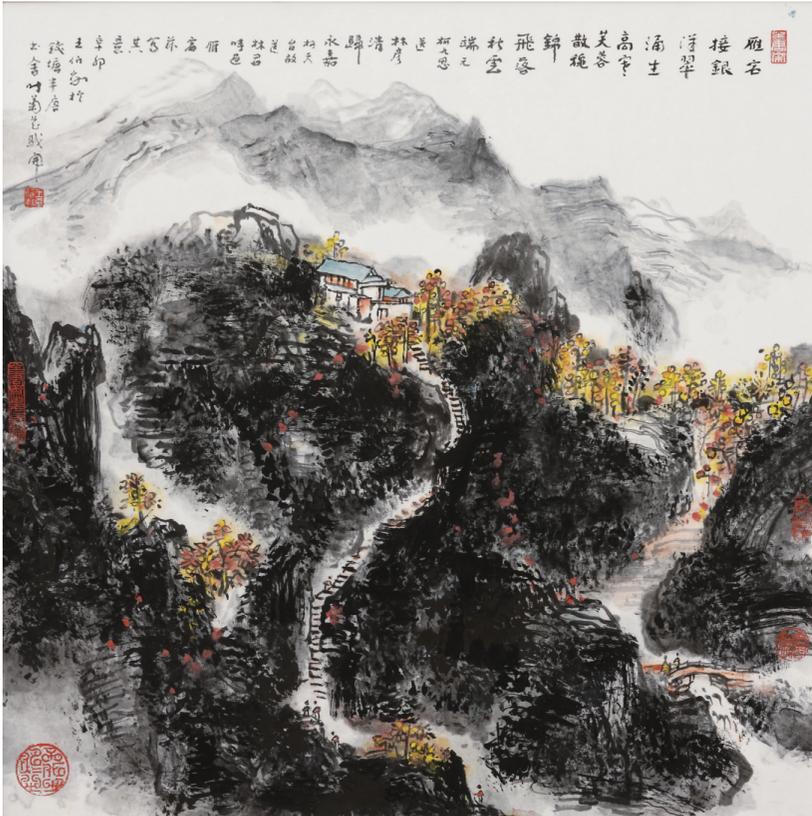
王伯敏原姓阮,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,父亲阮仙全是一个普通的雇农。一岁多时,因家庭贫困,王伯敏被卖给浙江温岭城里的王家。由于两个县都属于台州,所以后来有人问他时,王伯敏就干脆说是台州人。

6岁时,他到温岭恒昌私塾读书,私塾的先生为他起名为王伯敏。年龄稍大后,又到温岭县立小学读书。在这里他开始学习画画、写诗、填词,画坛巨匠潘天寿曾赞他“不仅专史,能诗又工画,实在难能可贵”。王伯敏画画最早的启蒙老师就是《芥子园画谱》,13岁时曾作诗《登石牛岭》:“三月西城外,烟笼岭下川。石牛无个事,日日卧山巅。”由此引发了他对绘画与诗歌一生的热爱,这首小诗也收录在他1999年出版的诗集《柏岗诗选》中。

熟知王伯敏的人,常会说起他的一个习惯,夜深之时,一壶茶,一个人静思,兴之所至,诗句脱口而出。他的好诗、擅诗也广为众友推崇,常与沙孟海、诸乐三等老先生合作挥毫,往往墨迹未干,珠玑之句已成。

中学毕业后,王伯敏便受聘于乐清师范担任国画教师,也就在这时,留下了一个“闭门读书,不会客、不看山、不出房门吃中饭”的美谈。浙大教授夏承焘也在该校兼课,看到王伯敏如此刻苦,两人缔忘年之交,王伯敏也由此又学得了不少诗词方面知识。

1942年2月,王伯敏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,虽然王伯敏读的是西洋画系,但由于他喜爱中国画,“只要有时间,我就往国画系跑。所以毕业后至



雁荡秋色(国画) 69×70厘米 王伯敏

今,许多老同学都认为我是读国画系的。”当时在上海有个青年画家比赛,西画系的王伯敏拿着国画山水作品去参加,结果还得了第一名。

走近美术史

也是在上海美专,王伯敏开始对美术史产生兴趣,当时教中国美术史的是俞剑华先生。除了听讲,他还经常到俞先生家里听取教诲,而俞先生也不时送其资料,并介绍王伯敏到藏家处看名画开阔眼界。王伯敏曾在1987年撰文《不忘贤师 不忘母校》,对众位教导他的老师以志纪念与感恩。

写到1946年春天第一次见俞先生,“那时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。一开头,他就严肃地说,‘我讲的是中国美术史。请记住,中国人应该学,中国的美术学生更应该认认真真、不折不扣地学,这是读书,也是爱国。’这几句话,意味深长,我把它全铭刻在心底里,建国后,我当了国美术史的教师,在我第一次讲中国美术史课时,就引用了俞老师的这几句话。”

王伯敏称,“上海美专给了我一生读书、做学问的新起点,我对美术史学习发生兴趣,并确定这门学科是我专业研究的学术方向,也就在上海美专。所惭愧的是,这数十年来,我对中国美术

史研究不深,未能作出好的成绩来。”而王伯敏写下这段话时,他的《中国绘画史》、《中国版画史》、《中国美术通史》等书已经面世,并获“三史罕人”的美誉。

上海美专毕业后,王伯敏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研究班深造。当时上海美专的校长是刘海粟,北平艺专的校长是徐悲鸿,为此李可染还专门叮嘱王伯敏,不要说自己是上海美专毕业的,就按同等学力去考试。

在北京,王伯敏上午到徐悲鸿那里听讲意大利文艺复兴、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,下午到黄宾虹那里学国画,同时还在北大做了旁听生,如饥似渴地开始苦读。也是在北京,王伯

敏正式拜黄宾虹为师,而黄宾虹送给他8个字“写史要实,论理要明”,他牢记终生。

王伯敏曾说,“在我心里,老师有四种情——一种是我的长辈,我很尊敬他,他的言行,会给我不少启发与教益,例如夏承焘、唐兰等;一种是考入学校后,给我讲课的人,譬如刘海粟、徐悲鸿、李可染等;第三种是我按照传统形式,点烛铺毡跪拜的,譬如黄宾虹,还有我的私塾业师林子谦;最后一种是‘三人同行,必有我师’,凡在做学问上对我有益,甚至‘一字师’,都是我心目中的老师。”

案头 书本 行路

王伯敏曾说,“我的简历很简单,从家到学校,从学校到家。我别的没有,在机关当干部还不到半年。我不喜欢搞机关工作,以研究为志向。从幼时读书开始,一直到后来任教中学、大学,我主要的时间都在学校。一个是案头、书本,一个是行路,主要就这两个。”

就在王伯敏简单的简历中,却累积了不简单的成就。一生编著62本著作,1600多万字,用“著作等身”来形容绝不为过。而编写的《中国绘画史》、《中国版画史》、《中国美术通史》、《中国绘画通史》、《中国版画通史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》、《中国民间剪纸史》、《敦煌壁画山水研究》、《中国画构图》、《唐画诗中看》、《古肖像印迹释》、《水墨画纵横谈》、《黄宾虹画语录》等等,无一不是精心之作。他创造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诸多第一次、第一、第一部……

从1950年开始做美术史研究,他的一生一直恪守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信条,所以,在他的书斋尚有无以计数的学术卡片。他又力倡“不行万里路,等于废弃自己的耳目”,从而在完成每一部著作前,都要先实地考察而后动笔。因此,除了西藏之外,全国各地他无不走遍,有些地方甚至不止一次去考察。

2005年,王伯敏完成了他的《中国民间剪纸史》并在后记中写道:“1999年我75岁,曾想过在我一生的学术计划中,还有三部美术专著要撰写而未完成。这三部史,一是《中国边疆美术史》,二是《中国岩画史》,三是《中国民间剪纸史》……及至80岁,我冷静下来,认为要完成上述三部美术史,只能是梦想了。”然而,这个梦想,又让他坚持完成了《中国民间剪纸史》。

“诗、书、画是我一生读书的余事。到了晚年,画得多一些,有时‘落墨灯前不令闲’。半个多世纪,书剑长随。要求自己做个读书人。要做读书人,务必多读书,多行路。作为画画的人,还要师造化,不乏内营丘壑之功。对此,我只能说自己向这方面努力着。”2013年12月29日晚,王伯敏先生仙逝,几个月前写下的这段话,见证了他的一生。

邵华泽的艺术之路

■ 钱晓鸣

2013年夏天,“邵华泽书法新作展”“邵华泽世界风情摄影展”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。年逾八旬的邵华泽说:我的目标是“自成面目”,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邵华泽的书法有些自己的面目了吗?也许观众最有发言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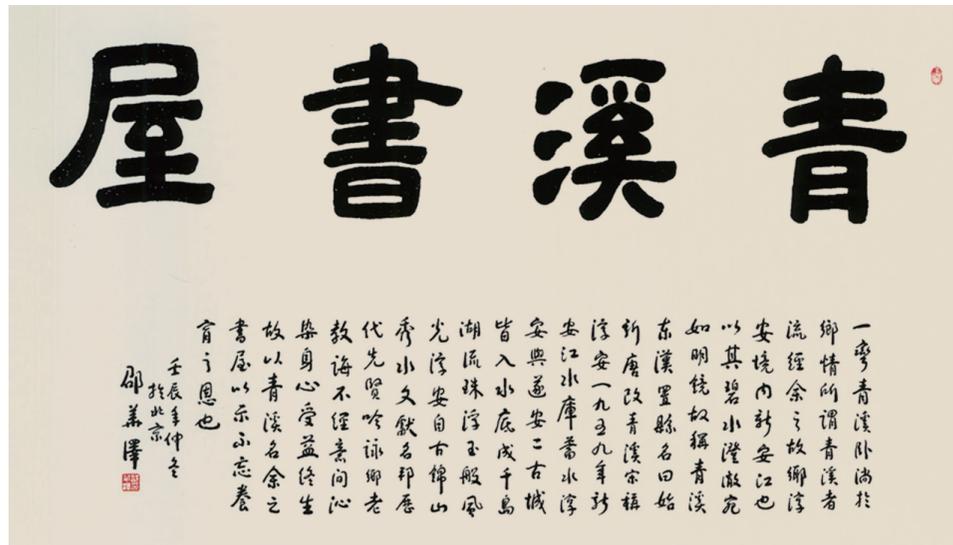
“没看这次书法展览前,就和邵华泽同志熟悉多年,知道他写得不错。但没想到他写得这么好,特别是大幅的榜书,是规规矩矩的好,无论是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,还是苏东坡的《赤壁怀古》,都体现了令人震撼的气魄,很了不起!”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这样说。“我用八个字概括:大气磅礴,浑厚朴实。”九十高龄的著名学者、书画家冯其庸先生说,“邵华泽先生原不是搞书法的,但这几年书法进展非常大。”

“启功先生那儿是真经”

在邵华泽学书的经历中,有两个人是起了关键作用的。一位是在童年给予他启蒙的乡村教师、书法家父亲邵宗伯,另一位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。与启功先生的相识相知始自20世纪90年代,他凭着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对方。

善于吸收别人的优点是邵华泽的一大特点。早在1965年,在《从徐寅生如何打乒乓球说起》一文中,他就认识到:“看见别人打球,见到谁的方法好,就要设法把他学过来。集各家之长,技术进步就快。”写隶书是邵华泽的童子功,也是启功先生因势利导给他最早的建议,“隶书是很难写的,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很难;你要多写隶书,你的隶书还是有点特色。”

展览中最大的作品是隶书榜书《大



清溪书屋 邵华泽

江东去”,长17米,8尺整张宣纸13张竖排。巨幅榜书如此精到气魄,实属不易。说起写大字,也是当年启功先生的建议,“你要在大字上下点功夫,因为现在写大字的人很少了,像你这样能写大字的人,少!”

邵华泽说:“努力向别人的长处学习,不是要迷信别人,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,照抄照搬,而要经过自己的思考,消化,变成自己的东西。”因而,他总把着眼点放在创造上。他说,自己向启功先生学书法并不是学“启功体”,而是把所有在书法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一一请教。“1999年,我到日

本办书法展之前,将准备送展作品的照片给先生看,启功先生一张张地点评,很难得。他说,书法不是杂耍、不是表演,书法是艺术,要全身心投入进去才能做好。”邵华泽回忆。

先生的指点落在笔墨实践中才是关键。邵华泽说:“启功先生讲必须临帖,但不以像为准,而以笔锋、字形、风格为准,意到笔不到。当然,临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己所用。我问启功先生握笔方法有讲究吗?他说,随意,你可以根据自己习惯,就好比吃饭,有人喜欢左手拿筷子,有人喜欢右手拿筷子。”“启功是位教育家,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,先生那儿

是真经。”

以业余心态创造专业成就

对于邵老的摄影,已故著名学者范敬宜说需要“仔细聆听他镜头的诉说”“发现他镜头后思考的”。邵华泽在46个国家拍摄了数千幅作品。“这些作品都是我在工作出访过程中拍的,专门为拍摄而去拍的一张都没有。为了拍照,我会早起,并且在会议、活动的间歇挤时间去拍。每一张我都可以讲出故事来。”他说。

作品《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》中,



人物名片

邵华泽,浙江淳安人,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,历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、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。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,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,西冷印社顾问,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。中将军衔。

在那富有线条提炼感的蔚蓝色海面上,画面右侧有海鸥翱翔低回,左侧鱼翅在海面摇曳徐行,奇妙而美丽。邵老高兴地说起了背后的故事:“这张特别漂亮。有些摄影家讲,我们一辈子都碰不到这样的情形,这太难得了!这是在雅尔塔黑海,那天我们住在海边一个宾馆,下午的活动正巧推迟了,我们就决定去海边转转。看着有鸟飞过来,我很想等它们飞得离海面更近点再拍,等隐隐约约看见它后面还有东西,我就赶紧按下快门。拿回国冲洗出来一看,三张底片只有一张海面上的鱼比较清楚。”他拿的相机大多是傻瓜相机,以便于抓拍。

范敬宜曾说:“邵老从原来与摄影无缘到今天对摄影卓有成就,不能简单地用勤学苦练来解释,而应该从他多方面的修养中去寻找答案。”1985年他在—

篇题为《沉得住气》的短文中曾写道:“要沉得住气,首先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。还得有一种科学精神,有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”他这样说,也如此做。

邵老晚年很少出门参加活动,也很少串门。平常就是散散步,生活非常平静。他有一幅自撰联(1993年)颇能说明其心态:“多读书有益 少应酬无妨”。据悉,邵老至今没有就书法接受过专访。有些电视台要来录像,请他讲书法,他都没有答应。

著名评论家、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评价邵老说:“以业余的心态,创造了专业的成就。”中国自古就没有专业的书法家,王羲之官至右将军,颜真卿四次出任御史。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在生活中、工作中习字,写字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不是一种职业。对此,邵老深表赞同:“不这样,就很容易失去接地气。”